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赵延年文献集



朱维明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赵延年文献集

朱维明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许 江 钱晓芳

编委会成员：宋建明 胡钟华 王 赞 孙旭东 刘 正 姜玉峰 杭 间
高士明 尉晓榕 杨参军 杨奇瑞 龙 翔 吴海燕 王 澍
范景中 曹意强 杨桦林

责任编辑：毛 羽

助理编辑：谭贞寅

封面设计：李 文

装帧设计：李振鹏

责任校对：杨轩飞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赵延年文献集 / 朱维明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12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ISBN 978-7-5503-1571-6

I. ①赵… II. ①朱… III. ①版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J2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2197号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赵延年文献集

朱维明 编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3.25

开 本：710mm×1000mm 1 / 16

字 数：280千

图 数：67幅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571-6

定 价：128.00元

序 / 国美人格

国美校训箴言：行健、居敬、会通、履远。何谓居敬？“往圣采经典，先师垂教范。”一代代的先师行以垂范、言以规箴，跬成名校的学脉。这个传承不怠的学脉中，既见名师大家的文心使命、绝学精品，又涵他们的人格品类、气质神韵。美院伴山水名湖，守江南文山，一批批艺者聚合于此，成就名校事业，将个人的志节功业化在学院的大业之中，可谓不世出的缘分。此缘在湖山，在人气，在世代风华、人文跬积，让后辈总怀拳拳敬心。

国美建校将近九秩。回顾九十年，仿佛中华艺术教育的缩影，代代先师名家的身影叠映在历史的天际之上，伴青山肃穆、平湖风流，凝成西湖艺苑的人格范型。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首在孤山远志。八十八年前，国立艺术院借西湖罗苑，于湖山清明中创建。蔡元培先生乘周末之暇，来杭举办建院仪典，发表演讲《学院为研究学术而设》。从此，一代年轻精英会聚平湖，追蹑蔡先生的艺教理想，学术研究与国民美育成艺院圭臬。林风眠先生身负重托，面对一片贫弱的环境，将美育视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运动，践行中西融合的实验与理想。孤山虽清冷，却包孕着国立艺术院的青春激情。罗苑旁莅苏白二公祠，二公祠所依傍的后山，荒天古木，空谷回声。北宋名士林和靖先生梅林归鹤，就在此处。多少年后，一代禁烟名将林则徐罢官经此，祭扫同姓先贤，出私资修葺墓陵。杭州最后一任知府林启兴学有功，逝后杭城人在此建“林社”之筑。一脉林姓的史秩在林山中隐没，当年的林风眠先生于晨昏漫步、春秋眺望中，胸襟可曾洒落名士风流的逸习？但那湖山蕴含的高情远

致，一次又一次地催剥国美先贤的学术肝肠与使命担当，却是可以揣想与追怀的。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二特性是清波悲情。去年，我们为“世纪风眠”画展绘制《湖山清明》，遥想初建艺术院的一代名师立身湖畔的景象。但这些载入史册的名师的命运，似乎都充满蹉跎，历尽坎坷。也正是这些传奇式的蹉跎，造就了先师们跌宕起伏的形象。一代名师吴大羽先生以其激情和卓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中负有盛名。在抗战的困难环境中，吴冠中先生曾代表学生们致以激情书信，诚心恳望先生回校教学。吴大羽先生既是画家，又是诗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生曾写下令人难忘的《别情》：

我以一日之长来到你的面前

敢贪着天功妄自居先

此来只为向大家输所敬诚

不许有一点错过落到你我中间

诗写得如一尊朴玉，刚直坚忍，掷地有声。诗中漾着一种绝然，也沁着一份无奈。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知识分子凝血沁心的坦诚。正是这样一位赤诚耿介的艺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屡受坎坷。但也正是这份赤诚，这份坎坷，造就了上海石库门一方天井中的宠辱皆忘与韵致灿然，造就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抽象精品。曾有人以先生的遭遇自比，却全然无知于这悲情中的品节肝胆、诚心照人。

潘天寿先生亦是著名的诗者。他的诗沉郁雄强，识鉴高远。他最后的五绝，写于“文革”中的1969年，时在回海宁老家被批斗返杭的途中。诗写于一张灰色的香烟纸上，据说从地上拾来。“莫嫌笼絮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这是一个真正的诗者的控诉，字字血、声声怨。但中国诗人又始终心胸方正，襟怀容让，将痛切转向伤逝。接着他回望群山深处的饮水家园，在千山万山闪没的同时，悲心中的诗人仿佛一次远游，正

去看望四十年未见的朋友。此行之后，潘老再无诗作与画作，直至离开人世。如此的悲情，却又深埋着某种冥冥的天佑。潘先生诗中提到的四十年如若神箴。四十年后，杭州市的人民在他的墓陵上建造了诗亭，海峡两岸百余位诗人同声咏读他的诗篇。正是从这里，悲情成了一种人格的尺度，让我们丈量出天地之心的苍然与艺者的坚强。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三特征是湖风洒逸。这是一种诗性的品格。伴湖山既久，每日柳浪闻莺道上行走，湖光烟波相映，使人玩赏流连、感绪万千。当年一本《艺术摇篮》中，将孤山岁月写得最具诗意的正是朱金楼先生的《孤山忆旧》。朱先生才华横溢，仿《西湖梦寻》笔意，将20世纪50年代的外西湖写得干净洒脱，直若西湖盛景：“春雪初霁，驱车白堤上，在断桥遥望孤山，银妆素裹，风姿绰约，倒影映入里湖，清静如雪莲……”“与西湖朝夕相处于天光云影、晨曦落日之中，乃觉晴湖、雨湖、夜湖、朝湖、暮湖、春湖、秋湖……俱是胜境。”

论画风洒逸，肖峰先生自是典型范例。肖峰先生早年“红小鬼”，后入美院习画，20世纪50年代留苏，“文革”深受冲击，可谓九死一生。但却从来乐观，始终溢满激情，美院重大节庆，总希望听他昂扬激荡的声音。他的油画以色彩名世，晚年多画大江风帆，既写往昔怀想，又发烟波江上的诗意。舒传曦也是20世纪50年代留欧的名家，当年碗口大小的木版插图，竟有十数人好刻，且表情逼真，神采生动。“文革”前的线面素描，引领学院教育变革。晚年完全转入中国画。他的风竹逸气飘洒，横锋错金，最是典型的士风通脱。他的青松白梅，罩着郁郁冷雾，松针梅朵都发自烟云中，愈见高情远致。

年前去看望韩黎坤先生。长期以来，韩先生体格健硕，性情爽朗，是最令我们亲近的人。此次相见，韩先生虽有些清瘦，却依然精神矍铄，从中国的甲骨文字到江南水印木版，从教学改革到东方版画的博士培养，思绪汪洋，机锋勃发，并随机拿出百余张文字刻版、书票印章。看着他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世界，真让人感受到质直庄重的人格之美。

国美的先师，有血有情；国美的人格，有范有型。他们的著述和艺术是中华文艺的瑰宝，他们的人格品节更是国美学脉的精神底色。值此学院八十八年米寿之际，我们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一套是《学脉文丛》，收集国美校史上各位先师名家的相关文献、精彩佳作；一套是《艺苑问史》，收集学院重要历史事件、系科发展历程等的相关文献及专题著作；另一套是《名师典存》，辑录包括今天仍在工作岗位上有全国影响的名家名师的主要文论，充分展示“擘精技同艺，放怀诗与想”的会通传统，呈现国美艺术东方学的传承跬积和时代高度。

吴大羽先生生前曾说，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国美的先师，我们或心仪或相识，但作为学脉传承，整体人格，我们息息相通，永无别离。

许 江

2016年4月9日初稿

2016年4月19日二稿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	1
《抗战八年木刻选》作者简叙	3
想起……了…… 赵延年	4
于无声处听惊雷 赵延年	6
刀·木·情 赵延年	9
画 家 赵延年 肖尧	12
难忘66年前赴抗战前线写生 赵延年	21
关于《民教木刻》的一点回忆 赵延年	24
相爱相伴56年——记我们的父亲母亲 肖尧	25
第二章 作品	33
第三章 著述	67
略论木刻写生	69
漫谈刀法	72
这样想与这样做	78
坚持方向 正确引导	83
再谈刀法	90
时代·思想·艺术	97
生活与创新——看浙江版画会第三次年展有感	100
无声的惊雷	105
新不等于是美 新不等于是好	107

《湘江泪别》创作谈	109
关于漫画艺术	112
辉煌过去 灿烂将来——嘉兴市洛东乡儿童画观感	113
茂林 嘉卉——全国第十届版画展览述评	115
欣慰中的忧思	117
真感受 真感情	118
我怎么会刻了130多幅鲁迅先生作品的插图	120
刻《〈阿Q正传〉六十图》的体会	123
再思·再想	126
我和连环画	131
重回 重温——读《那年·那画》	134
刀在收放间	139
人物述评摘选	141
第四章 研究	157
题西湖书画长卷之五 白蕉	159
现代社会的魂魄 李桦	160
与人民共命运的刻刀——赵延年木刻艺术 陈超南	163
在风暴中心(有删节) 张颂仁 胡森	170
鲁迅影响下的赵延年与赵延年画中的鲁迅 严善錞	174
赵延年艺术论 李允经	177
八十回望——赵延年1938—2003年作品回顾展观后 朱维明	186
宝刀利刃 许江	192
黑白间的智慧 孙郁	194
激扬之黑白——读赵延年先生单幅黑白木刻版画有感 郑作良	197
赵延年先生授课录辑要(摘选) 朱维明	202
历史存在真相吗? ——略论赵延年木刻艺术的文化价值及其他 孔国桥	216

祝贺赵延年同志荣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赵宗藻	222
忧患与博大——赵延年对于黑白木刻的写意探索	尚辉	224
赵延年版画艺术的历史坐标	齐凤阁	232
赵延年先生的黑白木刻世界	吴长江	236
“放刀直干”的践行者和诠释者	张远帆	242
且听刀说话——论赵延年先生之用刀及其他	代大权	246
心流：赵延年木刻艺术中的生命情怀	刘颖	251
陪赵延年先生写生的日子	胡田力	262
情动辞发——赵延年宣传画、年画创作刍议	赵辉	265
研究文章摘录		286
研讨、座谈会发言摘录		297
第五章 附录		313
赵延年年表	赵辉	315
赵延年先生艺术成就	肖尧	346
部分未收资料(不完全统计)		356
编后记	朱维明	358

第一章 生平

《抗战八年木刻选》作者简叙

赵延年——

江苏人，木刻界最年轻的鬼才。抗战开始后，辗转流亡至曲江，在广东艺专习西画。素描基础颇好。一九四二年始从事木刻创作。刀法稳健，精密，颇近苏联作风。但在交错的线条中流露出东方人飘逸的气质。

原载《抗战八年木刻选》，开明书店，1946年9月初版

想起……了……

赵延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翻到了1947年的一幅旧作《想起……了……》。顿时，心头涌起许多感想。

说实在的，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这位“先生”的形象就立刻清晰地呈现出来。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碰到他。

从种种外貌特征看来，他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看到架在他鼻梁上的厚玻璃片内的那双凸出而无神的眼珠，再听到用嘶哑的嗓音逼出来的“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时，真令人感到黯然。

在当时的蒋管区，他不过是成千上万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而已。为什么他会引起我这样强烈的感触呢？

因为我也有过和他类似的遭遇。

那时，失业的噩运也经常落到我头上。我虽然还没有像他那样流落街头，但是为了找工作，到处求人，到处受人白眼，也实在和讨饭差不多了。为了找到一只饭碗，身上穿着一套借来的旧西装，手里拿一封求来的介绍信，毕恭毕敬地到经理室求见大老板，那滋味真不好受。即使侥幸找到了一个工作，根本也谈不到什么个人志趣。我就做过事务工作，跑过街。在这种境遇之下，当我听到“想起……了……”这种声音时，能不怦然心动吗？

1957年我调到浙江美术学院来工作。每年夏天，我们都要欢送一批毕业生。眼看他们欢欣鼓舞地走上祖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岗位，心里真有说不

出的愉快与幸福之感！

是啊：

他们不必担心无用武之地。

他们不必仰人鼻息，看人眼色。

他们的前途如花似锦。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体会到“幸福”的涵义，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满着工作的激情。这里包含着旧作给我的新的启示。

1963年

原载《必要的一课》，浙江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

于无声处听惊雷

赵延年

1967年初的一个阴冷的早上，我和潘天寿、王德威被从“牛棚”叫出来，要我们准备一下，到外地去接受批斗。

我们默默地任大卡车把我们载到我们都不知道的目的地，下车以后才晓得到了嵊县。我们当即被带到大会场后台的一个角落，命令我们在此等开批斗大会。

由于路上耽搁，此时早已过午。他们去吃饭了，而我们则饥肠辘辘的，无人过问。潘先生是古稀之年的人了，我们两个虽较年轻，也无法忍受这饥饿之苦，只得硬着头皮去找“造反派”们要饭吃。

我听到他们在议论。“这时候哪里还有吃的买？”“喂！去弄几个馒头给他们就行了。”“冷的！”“冷的也不要紧。”我听了以后，心里很犯愁，潘先生年高体弱，我胃不好，冷东西吃下去，肯定不舒服，还要批斗，真怕受不了。不料，拿来的竟是两笼热气腾腾的小肉包，而且还有热开水。送包子来的是一位嵊县青年，态度非但不像那些“革命造反派”那样凶狠、冷漠，还十分和气。这真使我不敢相信，在那样的日子里还有这样的好心人。

批斗会开始前，有一个人低着头悄悄进来，坐在我们边上，腋下夹着一个用瓦楞纸卷起的纸卷，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抽烟。批斗会快开始时，他把纸卷抖开，并用扣在上面的绳子把瓦楞纸板套到头颈上，原来是块挂在脖子上的“黑牌”，上面写着“嵊县头号走资派”。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反动权威”声中开始。到底为什么要批斗我们几个？直到批斗会开始后，我才听出

来，原来这是我们学校“造反派”办的“嵊县画像班”结业，他们是大批判开路，大批判结束。我们就是这造神祭坛上的祭品。

嵊县的批斗“风格”与杭州不同，批到谁，谁就得跪下，而且不论批哪一个的“批斗文”（姑妄称之）到结尾时，一定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挫骨扬灰，永世不得翻身”。（会后，潘先生问我，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仇，竟要“挫骨扬灰”？我无言可答。）批斗结束，押着我们四个在大街上游街一圈。结束时已是暮色笼罩、彤云密布的黄昏时分了。

住的地方在一个小土山上，似乎是什么“戏剧中心”。无床、无被，天气又冷，怎么睡？还是那位年轻人给我们送来垫的、盖的。厚厚的棉被，足以御寒。当我们把铺摊好准备睡觉时，他临走还特意安慰我们：“不要着急，你们都是国家的人才，将来还是需要你们的。”

这一天太像做梦，而且是一场噩梦。但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在这冷酷无情的“梦境”中，竟会有这样暖人心田的瞬间，实在出乎意料。

翌日，天降大雪，公路不通。我们只能在嵊县耽着。批斗会开过了，雪又不止。“造反派”看我们无事可做，想出点子来要我们放大自己的“黑画”供他们出“大批判”专栏。他们要王德威放大他的油画《刘少奇同志在林区》等；要我放大我的那些木刻；要潘先生放大他的《秃鹫》。油画和木刻用墨在白报纸上放大，实在是难题，我们只能应付一下交差了事。潘先生的笔墨在白报纸上也同样无法挥洒。但他却还是那样认认真真地画着。那神态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当时看着看着心中十分难过。“文革”以来，我们这些“牛鬼”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利从未动过笔，虽然常想画画，但这是“造反派”们绝不允许的。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此认真，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几天以后，雪渐渐小了，汽车又可以通行。我们被告知，第二天回杭。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身，仍然是那位青年来送我们。为了还棉被，我和王德威各背着借来的棉被，潘老的被子由他代背，他还用另一只手搀扶着潘先生。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靠地上积雪的反光向小山坡下走去。路又陡又